



核心提示：

安徽船王韩国用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：一个出身贫苦只有小学文化的人怎样成为纵横一时的“船王”？一个被称为安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为何提早陷入危局？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，为什么以悲剧的形式败落？

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幻和银行放贷收紧，整个航运市场近年来一直在煎熬之中，市场搏杀的残酷亦让前些年乐在其中的游资难以再展笑容。航运的特殊性决定了抽资而去非常困难，前十年，韩国用抓住了机遇，成就了船王事业；而当下，坚守的韩国用和他的芜湖石碇江海轮船公司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



公司租约到期，年轻的公司会计在整理杂物



被报纸蒙住的公司名称

“安徽船王”危局： 领航者“突然病倒”

“似乎每一个杰出的领导者都遵循着这样的‘惯例’：一旦征服了一个难题，他们就会对已经到手的成功失去兴趣而寻找下一个更大的挑战。而这样的‘惯例’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被人津津乐道。这是他们杰出之所在，可也常常是他们走向滑铁卢的开端。”

——《兰德手册》

现场：“房租到期”的航运公司

“你看，这是曾经多么光辉的历史！”

7月18日，在芜湖市泰鑫商务中心的第十二层，一位自称是韩国用朋友的司先生指着芜湖石碇（音同“会”）江海轮船公司的宣传册说。

司先生身着休闲装，头上的板寸格外精神，眼睛来回扫射陌生的到访者，不时地询问“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”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各类塑料布、文件、装着卫生纸和书籍的箱子以及机器零部件

堆积在电梯口，收废品的老者在不停地捆扎整理。一个颓丧的年轻人坐在两只酒盒上，不停地摆弄着手机。

年轻人是芜湖石碇公司的会计，去年来到公司上班，“我已经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。”除了玩手机，他不愿再说什么。

这就是芜湖石碇江海轮船有限公司，被称为安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。

玻璃大门紧锁，门上贴着“此房租期已到，房主即日起收回，请各位脚下留情，

否则即刻报警！”，落款日期是2013年7月18日。前台背景墙上的公司名称已经被报纸糊上。

据可查资料显示——石碇公司始建于1989年，是一家以江海水路货运、船舶代理为主业的航运企业，拥有不同吨级、不同类型的船舶100多艘，总运力14万吨，自有固定资产2.2亿元。石碇公司实施董事会领导下法人治理结构，从业人员160人。

回忆：辉煌励志的船王成长史

在芜湖，很多人都听说过韩国用的名字。许多人认为，韩国用性格大气爽快，敢搞敢干，而这是他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。

“韩国用是在江边长大的，他父亲就是在江上谋生吃饭的。”司先生零星提起了韩国用的人生履历：从小家里很穷，一家人都住在小趸船上。韩国用只上过小学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韩国用开过矿、搞过货运等很多生意，最后还是回到航运上。

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《研究与咨询》2005年的一篇文章里，诸多数字记录了韩国用辉煌的航运人生：

1989年成立芜湖石碇新义水运队；

1990年，自筹资金建造第一艘1200吨自行驳船，当年创产值360万元，实现利税120万元；

1999年6月成立江海轮船运输公司，并先后建造了8艘千吨级以上货轮；

2001年以来，该公司总运力从3000吨发展到67000吨，固定资产从2393.9万元增至6681.2万元……

司先生说，最为辉煌的时候，应该是2005年到2011年前后，石碇公司每年纯盈利可达2000万~3000万，这个数字也被芜湖石碇公司副总经理朱祚财认可。

不仅仅是韩国用，整个航运市场在2005年前后呈井喷状。按照当地航运公司

老板们的说法，“那时候就是扔条皮划子到江里，也能挣到钱。”

“芜湖石碇公司自2001年承接海螺集团水泥熟料运输业务之后，在短短4年时间内，从3000吨运力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当时全省规模第二、总运力67000吨、具备江海直达运输能力的大型民营航运企业，仅2004年就上缴税收326.2万元，成为芜湖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。”《研究与咨询》的文章如此描述。

也正是如此，造就了芜湖人谈起韩国用多是钦佩：“搞航运，韩国用说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”

导火索： 船员突接通知公司停船了

今年6月20日，一艘排水量3万吨编号为国运29号海轮被迫停靠南京龙潭港水域，15名船员被困海轮上长达18天之久。

7月11日，这则消息被媒体发布，引发社会关注。而该艘海轮正是属于芜湖石碇江海轮船公司。

据称，国运29号海轮6月份从秦皇岛装了三万吨煤，运到南京大唐船厂码头，但卸完货后，突然接到公司的停船通知，公司资不抵债，老板也联系不上了。

船员已经在船上18天，油和水已经消耗殆尽，基本生活已经难以得到保证，船员证都被扣在南京海事局。此外，这些船员还一共被拖欠60万元的工资。

国运29号船长王兴军说，这条船是公司最大的船，公司去年出现资金困难问题，发工资几乎要推迟三个月。
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截至目前，作为一个大型企业，芜湖石碇公司没有就此事件做出任何声明及危机公关。18日，位于芜湖市泰鑫商务中心的石碇公司已经人去楼空。

此时，真正感到棘手的不仅是海事处，还有韩国用。实力雄厚的石碇公司究竟为何重病缠身？而韩国用究竟会怎样应对这场危机，在他58岁这一年？

记者 赵汗青 文/图